

A large, high-contrast, stylized face in shades of yellow and black, appearing to be a close-up of a person's face, dominates the upper half of the cover. The fac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and is set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古海角血祭

容本镇 著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shows a detective wearing a hat and holding a handgun,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Another figure is partially visible behind him.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古海角血祭

容本镇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古海角血祭

容本镇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1.875印张 240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363-0741-1/1·160

定价：4.50元

内容提要

以南珠闻名天下的北部湾，三四十
年代却是个外侮内乱、民不聊生的荒僻
地带。以张世聪为首的一批青年志士采
用传统的“团练”形式揭竿而起，浴血
疆场，舍身为国，由此演化出一个个惊
心动魄、悲惨壮烈的动人故事。

小说反映社会生活面广阔，内容丰
富厚重，地方色彩浓郁。人物关系错综
复杂，形象鲜明独特。深挚的感情，细
腻的笔触，生动的语言，使作品具有较
强的艺术感染力；云谲波诡的结构安
排，也是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

序

梁超然

参加全国文艺思想座谈会时，承河北省委、保定地、市委给予方便，在补休星期日得同与会者一起，游览了白洋淀。白洋淀，不仅是华北平原的明珠，风光绮丽的游览胜地；而且也是一个历史上、文学史上值得永远怀念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白洋淀里活跃着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雁翎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史的一页；作家孙犁以之为素材，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作品——《白洋淀纪事》。除了孙犁之外，白洋淀还养育了一代作家，《新儿女英雄传》《小兵张嘎》《雁翎队》等优秀作品，就诞生在白洋淀里，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艺术风格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我是怀着对革命英雄和文学前辈的景仰心情去游览白洋淀的。

白洋淀，那浩渺烟波的湖面，那如江南小桥流水的湖汊，那独具丰神的濠子……使人心旷神怡。和画家汤小铭、作家南丁、余飘教授、宁夏省委文艺处长贾立平等同志同乘一船，大家都对白洋淀称羨不已。小铭为风光陶醉了，掏出写生本，描下了白洋淀优美的面形身影。我想日后小铭一定会在此基础上描绘出时代的画幅。我环眺周围迷人景色，遐思翩翩，游船中吟成绝句二首：

(一)

千里芦苇千里波，
渔舟叶叶似飞梭。
桨声激扬诉往事，
耳边犹闻《大刀歌》。

(二)

桃李纷飞逐水流，
春风绿柳荡轻舟。
几度白洋紫旧梦，
《荷花淀》里愿长游。

画家汤小铭同志以之书写成条幅，赠与会者、保定地区领导及书法爱好者。这里之所以特别想到《大刀进行曲》《荷花淀》，那是有自己很深的感慨的。同文艺思想座谈会与会同志一样，在回顾这些年文艺界的状况，都感到由于错误思潮泛滥，文艺创作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群众，已经很少有象《大刀进行曲》《荷花淀》那样激动人心，促人奋发的作品了。我这些年不断写作《坛外杂话》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流》《文艺报》上批评文艺界种种错误倾向，呼唤“高奏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其原因即在于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多少英雄业绩值得我们去歌颂；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史上，象白洋淀里“雁翎队”那样可歌可泣的史诗，真可谓写之不尽。对于这些英雄业绩、革命史诗，过去我们就写得很不够；到了近年来，除巍巍同志《地球上的红飘带》等少数作品外，文坛上竟充斥着什么“杀”“案”“仇”“女人”之类格调低下的“作品”，令人瞠目结舌，嗟叹惊讶不已！

开完座谈会回来，容本镇同志捧着他的长篇小说《古海角血祭》清样问序于余。看“提要”，正是我所萦怀的《大刀歌》《白洋淀纪事》式的题材，虽不一定说是“空谷足音”，但确有一股喜悦之情油然而生。近来杂事颇为繁冗，我还是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满足了先睹为快的心情。

实事求是平心而论，这部作品不能说已经是革命史诗式的不朽巨著，但作者以满腔的激情，酣畅淋漓地描绘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可说是一曲革命斗争的热情颂歌。这部作品所描绘的现实图景的时间不算长，只有五年左右；但作者通过巧妙而自然的插叙，把作品的时间跨度伸延得很长，从1885年中法战争起、中经孙中山发动的镇南之役，直至抗日战争，前后约六十年。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要反映六十年时间跨度的历史事件，确有相当难度。但这部作品却在事件的剪裁、情节安排、人物刻划乃至细节描写上都下了一番功夫，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这部作品的特色之一是把革命斗争历史的描绘同武林人物传奇性的渲染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雅俗结合的艺术格局。作品中写到的革命烈士张世聪领导的合浦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广西革命斗争史上，值得书上大大的一笔，它体现了党领导的合浦人民坚强的革命斗争精神。作者在反映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时，把几代武林高手都串了进来，使作品抹上了一层鲜明的传奇色彩，情节曲折，跌宕起伏，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大众化情趣。这种寓时代的主旋律于通俗文学的特色之中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看来出版后定会收到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本镇同志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不只是注意安排情节的曲折，纯粹以情节引人取胜，他在人物塑造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作品中峻凯、鸿桥、紫稔等革命志士，反动人物姚英、姚文光等，塑造得比较有特色。这些人物能够从行动到内心，从尖锐的斗争到细腻的感情生活，多角度多层次细致地展现性格，写出人物的命运，使人物具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自然，人物刻划也有欠缺之处，特别是主要人物张世聪写得稍为平面些，未能如感似触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使我感到欣悦的是，本镇同志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前些年，文坛被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所冲击，一些搞创作的人“一切向钱看”，粗制滥造，迎合某些读者群的低级趣味，写一些“畅销作品”以求得自己的“经济效益”。而本镇同志却以真诚严肃的态度，“十年磨一剑”，深入生活调查采访。寒暑假的休息放弃了，出差学习的时候也不忘收集资料。这种创作精神是值得称道的。此外，本镇同志的谦虚精神也很感人。我在读校样时，感到有几处似应改一改为宜，坦诚向他提出，他十分乐意地接受并作了修改。这种谦虚也是创作态度严肃的表现。《古海角血祭》是本镇同志第一部长篇，起步的步子 is 端正的；他今后一定会沿着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一步一步走下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我与本镇同志有师生、同事之谊，对他有大的期望，写下上面一点零碎感想，聊充序言。

1990年5月1日于相思湖畔未开轩

目 录

序.....	梁超然 (1)
题叙.....	(1)
一、枪声牵动少女的心.....	(2)
二、武林大师的隐忧.....	(13)
三、挑米遇险.....	(27)
四、半夜打“狗”.....	(43)
五、姚家大院传奇.....	(53)
六、情痴情更怯.....	(64)
七、新县长与老专员.....	(73)
八、血染斜阳.....	(91)
九、情哥哥原来是个“贼”.....	(109)
十、深山较技.....	(117)
十一、“紫印血心掌”传人.....	(130)
十二、代价.....	(148)
十三、铁网“清剿”.....	(157)
十四、假扮夫妻掀起的感情波涛.....	(175)
十五、二十四岁，有个桃色的梦.....	(186)
十六、水磨房艳事.....	(198)
十七、镬厂劫难.....	(205)
十八、金钟秀士扬威古炮台.....	(215)

十九、“野人”的青春	(228)
二十、还珠寺的传说	(237)
二十一、古刹奇遇	(251)
二十二、南流江冤魂	(262)
二十三、破镜重圆	(275)
二十四、神秘的货郎	(289)
二十五、“他的名字象炸弹一样响亮！”	(298)
二十六、姚家大院的气数	(311)
二十七、黑大汉醉卧鸳鸯被	(330)
二十八、柔情侠女	(344)
二十九、大窝山注定要青史留名	(360)
后记	(369)

题 叙

古人把这里称之为“海角”，意为地处大海之角。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被贬官经过此地时，有感于这里的边远与荒僻，奋笔书下了“万里瞻天”四个大字。如今，这四个刚健雄浑的大字仍然高悬在廉州“古海角亭”内，供世人瞻仰！

一位近代西方冒险家觊觎于这里盛产的珍珠，带着一支远洋船队闯进了这里的白龙海，结果遭到珠民的袭击而船翻人亡，冒险家仅以只身幸免于难。他逃回去后如恶梦初醒，心有余悸地惊呼：“这是我一生中所经历过的最为凶险的神秘地带！那里是强盗和英雄的世界！”

这个被称为“海角”和“珠乡”的地方，就是位于北部湾畔的合浦县^①。自古以来，在这块偏僻而富饶的土地上，演化出了多少轰轰烈烈的动人故事！这部小说所展现出来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合浦县有史以来最悲壮、最惨烈、最神奇的一幕……

注：①解放前的合浦县包括今合浦县、浦北县和北海市。

一、枪声牵动少女的心

夜。六万大山西南余脉的小山村。

年方十八的紫稔象一头困在铁笼中的花豹，焦躁而暴怒地从小院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恨不得找谁狠狠的咬一口！浓荫逼人的鸡箨竹把小院子密密实实的围封着，宛如一道绿色的围墙。这种每个竹节都长着坚硬利刺的竹子，原是种来防贼的，现在却把人的胸口堵得慌。最讨厌的是土狗子和草鸡虫，人都要烦死了，它们却不知疲倦地唱着调情的歌儿，那个欢乐，那份痴情，就象这世界都是它们的。月亮也讨厌，躲躲藏藏，若明若暗，象偷了野汉没脸见人似的。“躲什么！敢作敢当！我阮紫稔若做了那事，就会堂堂正正！”她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

枪声断断续续的响了一天一夜，叫人紧张得气都快断了，偏偏去探消息的人又没个音讯。她对着斜靠在龙眼树上的柳水云喊道：“大姐，那两个契弟，准是给哪个老举婆拉去睡觉了。”

她早已装束停当，头包方巾，腰束长带，一只牛角火药筒和一把锋利的竹叶刀挂在腰际，完全是个英武的后生猎手打扮。这是她随父亲打猎的装束。这位从小失去母爱的姑娘，常年跟随父亲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野兽，挖陷阱，

装铁猫，不分寒暑昼夜，刮风下雨；干粮、野果、草汁、山泉，更是父女俩的家常便饭。大自然宽广的胸怀，把她娇宠成了一个粗犷、豪放的巾帼丈夫。自从这里闹起了团练，自从认识了团练里的那个从海边来的峻凯，她那颗年轻的心儿就和团练拴在一起了。她不知道那一天一夜的枪声是凶是吉，又没得半丁点儿消息，她都快急疯了。墙上的猎枪，她通了又通，擦了又擦，枪身油光铮亮，连一丝儿烟尘也找不到。她把它挂在最方便最顺手的地方，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它取下来，奔向那莽莽群山，奔向那枪响的地方！

斜靠在龙眼树上的是金街小学的年轻女教师，遇事看来比对面这位健壮的女猎手要沉着得多，她没有象紫稔那样显得风风火火。她的经历和素养大概决定了她性格的内向和稳重。她的童年和少年不是在大山里度过的，而是在滨临北部湾的美丽港城北海。但她很少能到阳光灿烂的海滩上去，她长年累月生活在深宅大院里。父亲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名中医和绅耆。她不仅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医风医德，也全盘继承了传统的女儿之道。因此，娇弱的小水云只能对着窗户看潮起潮落，看天光水色，看帆影斜阳。她就象假山旁那棵柳树，一点一滴地，柔韧地成长着。要不是那群热情澎湃的青年学生从她的窗前走过，要不是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嗜烟成癖、不男不女的世交子弟，也许，她就永远成为一个贤淑的少奶奶，就不会跑到这深山里来当一名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小学教师了。在这里，她踏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特别是那个年轻而知识渊博的校长张世聪，更使她感到了天地的广阔和生活的充实。她跟随他从事那些秘密而危险的工作，感到了无比的新奇而快意。世聪常年在外奔跑，无暇顾及家里，她就常、

常去勾刀水村帮她妻子料理家务和照看三个年幼的孩子。半年前，世聪上了山，公开拉起了团练队伍。不久，他的村子被县长李管清和区长姚文光一把火烧成了白地，妻子也带着三个孩子逃难去了。水云按照世聪的嘱咐，留了下来，继续在金街小学当教师，做一些联络工作。但她的心并未被留住，和阮紫稔一样，她日夜被山里的那些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牵挂着。昨天晚上，她在小学校里也听到了远处的枪声，也听到了似真似假的消息。她坐不住了，一大早就跑到了她的知心好友紫稔这里。她表面是沉静的，但内心却如盐搓火燎……

“大姐！”紫稔叉着腰，粗声大气地道，“我去找阿爸，干脆让我去跑一趟！”

水云见她抬腿就想走，忙拦住她，说：“别多事！再等等，看他们回不回来。”

“等！等！等到牛年马月！天不亮就出去了，过了一整天，现在又都半夜了，说不定跑到哪个烟花铺去了。”

“臭嘴！”水云骂道，她想了想说：“是不是在路上遇到了牛骨头？”话刚出口，心头不禁往下一沉。

“我去叫阿爸带人马上走，莫死等了。”紫稔取下枪，抬腿就往外走。

水云又一把扯住她：“连个地点都不明白，往哪里去？”

紫稔一听，也泄气了，恼怒而沮丧地呆立着。

月亮又钻进一片云彩里，大地上的一切又变得朦朦胧胧。土狗子和草鸡虫还是那么欢快地歌唱着，陶醉着，全然不顾那两位火烧火燎的姑娘家。不甘寂寞的萤火虫也打起灯笼飞来飞去，到处寻找着负心的伴侣。山村的月夜幽寂而空

廓，就象一位佛法无边的高僧，把世间万物都拢进怀里，不管欢乐的，还是忧愁的，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突然，一条黑影从鸡窠竹拱成的门洞闪了进来，隐身在暗影里。

“谁？！”两个姑娘几乎异口同声地喝问。紫稔毕竟是猎户出身，胆子大，武艺又好，她车转身，掣刀在手，惯于在黑夜里搜索猎物的锐利的目光朝围墙根扫射过去，喝道：

“是人是鬼，快站出来！”

“是我。”来人从暗处出来，径直来到两位姑娘面前。

紫稔定睛一看，顿时惊呆了，也喜呆了，僵在那里，舌头半天转不过弯来。“还以为你们死光了呢！”她鼻子一酸，委屈的泪水竟溢满了眼眶，一种失而复得的情感，使她激动得心头狂跳不止。如果眼前的这个人真的死了，等着瞧吧，她会拿起猎枪去拼命……

惊魂未定的水云极力控制住自己，颤抖着声音问道：

“你们是不是给围住了？”

“是的。我是逃出来搬救兵的。”峻凯说道。他目光霍霍地望了一下勒竹院，问道：“山伯呢？”

“听到枪响，就找人出去探消息了，又叫拢了两百多人，单等探消息的人回来就去帮打。可一天多了，那两个人还没回来。阿爸正在村里呢。”紫稔急得有点语无伦次。

“叫他回来。”峻凯对她说。

紫稔穿过竹拱门洞，飞跑着下山去了。她的家在半山坡上，离村子约有半里路。

柳水云急切地问道：“阿凯，二叔他们呢？”二叔就是团练大队长张世聪，他排行第二，大家都习惯叫他张二叔。

“他和十几个人还给围在木头田村里。我和天保是突出来赶救兵的。”峻凯顿了顿，又说道：“昨天早上天还没亮，二叔带我们去木头田附近割他家的稻子，还叫了一些群众来帮忙。中午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自卫大队长贺伯钧带人来了，哨兵开枪给我们报警。二叔让群众快点疏散逃走，我们就退到村子里。这是个空村子，村里的人被并到大村去住了，空荡荡的。周围全是山，近的只有十几丈，山上全是牛骨头，大概有两百多人。”

柳水云惊骇得张大着嘴巴，涨红的脸色渐渐变得惨白。峻凯舔了舔干燥的嘴唇，问道：“有水吗？”水云一听，这才醒悟过来，赶快进屋去舀了一大碗水给他喝。喝完了，峻凯又自己进出用木瓢舀了一大瓢，送去给站在竹拱门外面看风的陈天保喝。水云又找出红薯和米粥来给他们吃。

峻凯继续告诉她：“山上的牛骨头又打枪又扔手榴弹，还向我们喊话，要我们投降。幸好村子里有两个土炮楼，灰砂墙，有三、四尺厚，重机枪也打不穿。周围是丈把高的围墙。我们和牛骨头对顶着，我们出不去，他们也进不来。我们几次想突出来赶救兵，都被他们发现顶住了。晚上，他们用竹筒点起了油灯，把四照得象白天一样。我和天保是今天中午趁他们开饭时冲出来的。”

正说着，一阵脚步声，山伯两腿生风似的闯了进来。短头发，黑布衫，腰束长巾，脚蹬胶鞋，壮实精干，利索机敏。他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地下交通站长。他没有公开参加团练，因此一般人只把他当成一个独来独往的老猎手。他真名叫阮铭山，大家都喜欢叫他“山伯”。

峻凯简单地将张二叔和团练被围在木头田的情况说了，就问道：“你召集了多少人？”

“差不多三百。”

“枪呢？”

“有三十多条粤造七九，五十多条粉枪，其余都是大刀、长矛、扁担。”

“有多少就多少。你把人分成两队，我和天保一人带一队。分好队后，你就不再出面了。”

山伯召集的这些都是不脱产的团练，有仗就去打，没仗打就回来种田。团练大队长是张世聪，下设三个中队，第一中队是脱产的主力，中队长是周峻凯，他们在山上打游击。第二、第三中队都是不脱产的，练勇分散在各自的村子里。

山伯刚要转身出走，突然有两个人跌跌撞撞的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叫道：“山伯！山伯！我们误事了！”他俩正是山伯天亮前派去探情况的人。

“你们放牛去了，还是找老举婆去了？”紫稔一看见他们就来了气，也不管一个未出嫁的姑娘说这话害不害臊。

山伯也质问他们为什么这时候才爬回来？两人急辩道：

“我们刚到半路，就碰上牛骨头，被抓住了，要我们挑饭去木头田，到那里，才知道张二叔他们被围在村里，几次想逃跑回来报信，都逃不掉，几个牛骨头端着枪，死死盯住我们十几个抓来挑饭的人。我们是去挑水时，打翻了一个看管我们的牛骨头才逃回来的。山伯，快带人去救张二叔他们吧，再晚一点恐怕就顶不住了。我们在路上还看见一队一队的牛骨头开去。”